



The Power of Gold

The History of an Obsession

黄金简史

(第三版)

彼得·L. 伯恩斯坦 (Peter L. Bernstein) 著

黄磊 译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013065503

東航金融·衍生译丛
KJHK CES FINANCE

F821.9
21

黄金简史

(第三版)

彼得·L. 伯恩斯坦 (Peter L. Bernstein) 著

黄磊译



北航

C1672575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黄金简史/(美)伯恩斯坦(Bernstein, P. L.)著;黄磊译. —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13. 8

(东航金融·衍生译丛)

书名原文: The Power of Gold; The History of an Obsession

ISBN 978-7-5642-1708-2/F · 1708

I. ①黄… II. ①伯… ②黄… III. ①黄金(货币)-货币史-世界
IV. ①F82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64790 号

- ☐ 责任编辑 温 涌
- ☐ 封面设计 张克璐
- ☐ 版式设计 孙国义
- ☐ 责任校对 王从远

HUANGJIN JIANSHI

黄 金 简 史

(第三版)

彼得·L. 伯恩斯坦 著
(Peter L. Bernstein)

黄 磊 译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武东路 321 号乙 邮编 200434)

网 址: <http://www.sufep.com>

电子邮箱: webmaster@sufep.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华教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上海春秋印刷厂装订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787mm×1092mm 1/16 24.5 印张(插页:2) 426 千字

印数:0 001—4 000 定价:50.00 元

图字:09-2007-295 号

The Power of Gold: The History of an Obsession

Peter L. Bernstein

Copyright © 2004 by Peter L. Bernstein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under license.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mechanical, photocopying, recording, scanning or otherwise, except as permitted under Sections 107 or 108 of the 1976 United States Copyright Act,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

CHINESE SIMPLIFIED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PRESS, Copyright © 2013.

2013 年中文版专有出版权属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总 序

20 世纪 70 年代,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美元与黄金挂钩的固定汇率制度遭到颠覆,金融市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动荡。风险的巨大变化,带来了巨大的避险需求。以此为契机,金融衍生品逐渐从幕后走到前台,成为了风险管理的重要工具。金融期货是金融衍生品最重要的组成部分。1972 年,以外汇期货在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正式交易为标志,金融期货在美国诞生。金融期货的本质,是把金融风险从金融产品中剥离出来,变为可度量、可交易、可转移的工具,被誉为人类风险管理的一次伟大革命。经过 30 年的发展,金融期货市场已经成为整个金融市场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价格发现、保值避险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我国金融期货市场是在金融改革的大潮下诞生的。2006 年 9 月 8 日,经国务院同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在上海挂牌成立。历经多年的扎实筹备,我国第一个金融期货产品——沪深 300 股指期货——于 2010 年 4 月 16 日顺利上市。正如王岐山同志在贺词中所说的:股指期货正式启动,标志着我国资本市场改革发展又迈出了一大步,这对于发育和完善我国资本市场体系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股指期货到目前已经成功运行一年半,实现了平稳起步和安全运行的预期目标,成功嵌入资本市场运行和发展之中。股指期货的推出,对我国股票市场运行带来了一些积极的影响和变化:一是抑制单边市,完善股票市场内在稳定机制。股指期货为市场提供了做空手段和双向交易机制,增加了市场平衡制约力

黄金简史

量,有助于降低市场波动幅度。机构投资者运用股指期货,可以替代在现货市场的频繁操作,增强持股信心。同时,股指期货具有一定的远期价格发现功能,可在一定程度上引导现货交易,稳定市场预期,减少股市波动频率。二是提供避险工具,培育市场避险文化。股指期货市场是一个专业化、高效的风险管理市场。股指期货不消除股市风险,但它使得股市风险变得可表征、可分割、可交易、可转移,起到优化市场风险结构、促进股市平稳运行的作用。三是完善金融产品体系,增加市场的广度和深度,改善股市生态。发展股指期货等简单的基础性风险管理工具,不仅能够完善金融产品体系,增加市场创新功能,提高市场运行质量,同时也有助于保障金融资源配置的主动权,实现国家金融安全战略的重要选择。

股指期货的成功上市,打开了我国金融期货市场蓬勃发展的大门。中国是一个经济大国,一些重要资源、重要基础商品、金融资产的定价权,必须通过稳健发展金融衍生品市场来实现和完成。“十二五”规划提出,要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实现经济结构调整。这需要我们不断扩大直接融资比例,积极稳妥地发展期货市场,同时也对我国金融期货市场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给予了更加广阔的空间。下一步,在坚持国民经济发展需要、市场条件具备、交易所准备充分的品种上市原则的基础上,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将进一步加强新产品的研究与开发,在风险可测、可控、可承受的条件下,适时推出国债期货、外汇期货等其他金融期货品种,为资本市场持续健康发展,为加快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

金融期货在我国才刚刚起步,还是一个新的事物,各方对它的认识和了解还需要一个过程。因此,加强对金融期货等金融衍生品的功能作用宣传、理论探索和实践策略的分析介绍,深化投资者教育工作,事关市场的功能发挥和长远发展。

东航金戎作为东航集团实施多元化拓展战略的重要金融平台,始终对境内

外金融衍生品市场的现状和演变趋势保持着密切关注,在金融衍生品市场风险研究与资产管理实践等领域,努力进行着有益尝试。这套由东航金戎携手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共同推出的“东航金融·衍生译丛”,包含了《期权价差交易》、《利率互换及其衍生产品》、《交易周期》、《黄金简史》(第三版)、《波动率指数衍生品交易》五本著作。它们独辟蹊径,深入浅出地向读者展示了国际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奥秘与风景。相信此套丛书一定能够有助于广大投资者更加深入地了解金融衍生品市场,熟悉投资策略,树立正确的市场参与理念和风险防范意识,为中国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发展贡献力量。

朱玉辰

原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总经理

2013年7月

乌托邦人非常惊讶地闻知黄金这种本身并没有什么价值的东西,却到处为人所崇拜。黄金是由人类发掘和制造的,其价值也是由人类设定的,而人类与之相比,为何却又那么微不足道呢?

——托马斯·莫尔爵士^[1](Sir Thomas More)

摘自《乌托邦》(*Utopia of Jewels and Wealth*)

[1] 生卒于1478—1524年,代表作为《乌托邦》。“乌托邦”一词源于拉丁文,意为子虚乌有。托马斯·莫尔在该书中,借主人公拉斐尔之口,表达了对当时英国社会各类弊端的不满,描述了自己的政治与社会理想。——译者注

致 谢

91年前,利顿·斯特拉奇^[1](Lytton Strachey)曾经说道:“每一段名称各异的历史,都有着自己的道路,如同个性化的诗歌,其最终价值取决于这一篇章背后所凝聚的力量与特质。”^[2]此言善哉!可是,撰著历史亦是一项艰巨的工作,包括梳理许多作者原先并不熟知的纷繁史实,使之前后连贯;根据某些史料的逻辑关系而阐发思想;做出的结论须符合时下流行的口味,以此激发更多读者的阅读兴趣,而非仅仅是由作者一人孤芳自赏。结果,撰写历史就不仅仅是关乎作者一人的孤立事项。我非常清楚我会以何种方式来讲述历史。

首先,要感谢我的妻子——芭芭拉(Barbara),她也是我的商业合作伙伴。她对于本书而言,无论从哪个方面讲,都贡献卓著。她的许多积极的建议、公正且极有价值的批评、对于本书勤勉的编辑,以及取之不竭的灵感,对于本书的最终付梓都极为重要。若无她的帮助,本书也就不可能面世。

本书的另一位合作者是彼得·多尔蒂(Peter Dougherty)。彼得所独有的智慧灵感,对我而言是一种挑战、激励和乐趣。他曾经告知我如何将一堆杂乱无章的思想连缀成一个整体。他慧眼独具的洞察力、对于主旨的快速捕获、作为朋友所承担的全部义务,以及对于本书的写作指导,在书中的每一页上都显而易见。彼得是所有作者都会趋之若鹜的那种编辑。我所能期待的,就是在将来与彼得还有这样的合作机会,并从中获益前行!

查尔斯·金德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是我的挚友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伙伴。从本书写作一开始,他就不知疲倦地惠助于我。他对我的慷慨真是无穷无尽。在研究资料方面,金德伯格对我进行了无数次指导,毫不吝啬地和我一起分享他个人的研究史料和笔记。他不知疲倦地提出建议、批评和新颖的观点。本书的每一部分,都曾获益于他非凡的经济和金融知识。对我来说,有金德伯格作为贤明的良师和聪慧的伙伴,是一项得天独厚的优势。

[1] 生卒于1880—1932年,近代英国著名传记作家。——译者注

[2] 《新罗马史》(“A New History of Rome”, *Spectator* 102, January 2, 1909, pp. 20—21)。

在本书从头至尾的写作过程中,也离不开理查德·希拉(Richard Sylla)的帮助,对此我也感到非常幸运。此外,迪克(Dick)的权威的批评和建议,对于防止我在书中的解释过于简单化,以及忽视重要的史实,从而提高本书的质量,有着显著的作用。

综观整个过程,爱德华·克拉格斯布伦(Edward Klagsbrun)的忠告和支持也非常重要,这使得芭芭拉和我能够聚精会神地从事本书的写作。

马里斯·汤普森(Myles Thompson)持久的热情、在编辑上的帮助和重要的支持,以及关于书中内容所提出的诸多富有见地的意见和对本书出版的推动,使我非常感激。

我的三位朋友和伙伴非常友善,他们阅读了整本书稿。罗伯特·海尔布伦纳(Robert Heilbroner)是我的密友,曾经作为作者与我两度合作。在过去的岁月里,他时常以其历史专业知识、对于经济学深厚的了解和非凡的文学天才,为我提供帮助。彼得·布劳德斯基(Peter Brodsky)使我廓清了本书初稿中不甚恰当的模糊之处。艾略特·霍华德(Elliot Howard)提示我注意书稿中的许多瑕疵,并对黄金这一主题提供了有益的意见。

在杰夫·布劳恩(Jeff Brown)颇具信心的领导下,约翰·威利(John Wiley)出版社的团队为了我们的利益,超越了自身的工作范畴,以其热情、技巧,对我们的困难之处提供了颇具亲和力的帮助。除了杰夫外,按照英文姓氏字母的顺序,这个团队的成员还包括西尔维亚·科特斯(Sylvia Coates)、玛丽·丹尼尔罗(Mary Daniello)、彼得·科耐普(Peter Knapp)、利维亚·莱维琳(Livia Llewellyn)、麦利迪斯·迈克基尼斯(Meredith McGinnis)、琼·奥尼尔(Joan O'Neil)、劳瑞·塞迪—玛特恩斯(Lori Sayde-Mehrtens)、詹尼弗·维尔金(Jennifer Wilkin)。

埃弗里特·希姆斯(Everett Sims)尽责的编辑,将本书中许多显得粗糙的地方,变得光彩夺目、优雅可人、清晰善辨。同时,我还要感谢埃弗里特早先向我提出撰写一本关于黄金图书的建言。尽管在很多时候,我真的希望自己没有听从他的劝告,但我最终还是确信,除了黄金外,的确没有其他的话题能够使我如此兴致盎然。

我非常幸运能够与一支专业化的、具备想象力且不知疲倦的研究助理们一起合作。他们为我节约了大量的时间,同时做出了有益的贡献。按照为我服务的时间先后,他们分别是:米歇尔·李(Michelle Lee)、苏珊·科恩(Susan Cohen)、斯蒂文·谢里夫斯(Steven Sherrifs)、贝茜·沃伦(Betsy Wallen)和琳达·

张(Linda Chang)。

我们的业务合伙人芭芭拉·弗梯纳托斯(Barbara Fotinatos)长期关注这项工作,其贡献绝不仅限于在语言文字和希腊习俗等方面提供的指导。

我非常高兴能够在此表达对安德鲁·弗里曼(Andrew Freeman)的特别谢意。在安德鲁的安排下,位于伦敦的《经济学家》(*The Economist*)杂志的员工允许芭芭拉和我在其静谧的总裁办公室度过了数小时的时间,以便我们查阅出版于20世纪20~30年代的具有珍贵历史价值的《经济学家》杂志。读者会注意到,在本书的第17章和第18章,这些迷人的不可或缺的史料使人仿佛置身其间。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下列人员对我提供了显著的帮助,在此表示热忱的谢意,他们分别是:芭芭拉·勃姆(Barbara Boehm)、尤拉·布克纳—霍华德(Ulla Buchner-Howard)、迈克·克劳斯(Mike Clowes)、巴克利·道格拉斯(Barclay Douglas)、汉斯·佛克纳(Hans Falkena)、罗勃·弗格森(Rob Ferguson)、本杰明·弗里德曼(Benjamin Friedman)、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詹姆士·豪维尔(James Howell)、亨利·胡(Henry Hu)、史蒂夫·琼斯(Steve Jones)、德怀特·基廷(Dwight Keating)、劳拉·克拉普(Leora Klapper)、本杰明·列文(Benjamin Levene)、理查德·洛加尔斯(Richard Rogalski)、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罗纳德·索勃(Ronald Sobel),以及詹塔罗·宇拉(Gentaro Yura)。

按照惯例,上述提及的所有人员免于对本书稿中可能存在的错误承担责任。金德伯格对于这种惯例持反对态度。他声言,毕竟作者撰著书籍的内容源自其他人的权威论断,不能指望作者对此间的准确性做出完全甄别。而我在写作本书过程中所获得的高质量的协助,使我确信,这一次金德伯格是错了。所有在本书中的错误由我承担,尽管我们期望这种错误微乎其微。

彼得·L. 伯恩斯坦
(Peter L. Bernstein)

序言：至高无上的财富

19 世纪末,约翰·罗斯金^[1](John Ruskin)讲述了这样一则故事:有一个人,带着他所有的财富——一大袋金币,上了一条海船。在起航的几天后,一场可怕的暴风雨不期而至。弃船的警报随之响起。那个腰间捆扎着一大袋装满金币的钱袋的人,蹒跚于甲板上,最终,他纵身跃过了船舷,转眼之间便被滔天的巨浪所吞噬。罗斯金追问道:“那么,此君的行为,表明是他掌控了黄金,还是黄金掌控并吞噬了他的灵魂?”



本书所要讲述的故事旨在表明,人们是如何在一块块被称为“黄金”的金属面前,为之亢奋、迷恋、备受折磨、恭顺折腰,或是得意忘形的。黄金推动了整个社会的发展,促进了经济分工,决定了许多国王与皇帝的命运,激发了美轮美奂的艺术作品的创作灵感,鼓动人们为之反目成仇,驱使人们忍受着巨大的苦痛,幻想能够一夜暴富,进而消除人生的漂泊感,以获得某种确定性。

“啊!多么耀眼的黄金!”哥伦布在第一次抵达美洲时这样兴奋地呼喊。“拥有黄金作为财富的人,其灵魂将安度天堂!”黄金难以遮蔽的精美的光芒,犹如阳光熠熠,人们希望拥有以佑护自己面对未来的黑暗。然而,我们应当从各个角度来省思罗斯金的悖论,并重新拷问自己。无论是寻找金羊毛的詹森^[2](Jason),围着小金牛起舞的犹太人,触摸其金币的克洛伊索斯^[3](Croesus),被人用熔化的黄金灌入喉中而被谋杀的克拉苏^[4](Crassus),拥有 20 万磅黄金的巴兹尔·

[1] 19 世纪英国艺术评论家。——译者注

[2] 又译为“伊阿宋”;古希腊神话中历经跋涉,并获取金羊毛的英雄。——译者注

[3] 吕底亚的美尔姆纳达伊王朝第五代君主,极为富有。——译者注

[4] 古罗马“前三巨头之一”(另两位是恺撒与庞培),曾经镇压斯巴达克奴隶起义。而屋大维、安东尼和李必达史称古罗马“后三巨头”。——译者注



约翰·罗斯金

保加洛克图努斯(Basil Bulgaroctonus),因黄金而被其追随者杀害的皮萨罗^[1](Pizarro),以水筛法掀起加利福尼亚淘金狂潮的萨特(Sutter),或者诸如夏尔·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等执著于倚靠黄金而保持一个经济体稳定、可靠、优质之观点的现代领导人,他们都掌控了黄金,但同时黄金亦浸淫了他们。

[1] 生卒于 1475—1541 年,西班牙美洲殖民者,征服了印加帝国,并俘杀了印加帝国的末代皇帝阿达瓦尔帕。——译者注

公元前5世纪,品达^[1](Pindar)以这样的文字描述黄金——“黄金是宙斯^[2](Zeus)之子,蛀虫与铁锈都无法侵蚀之;但人的灵魂却被这至高无上的财富所侵蚀。”品达的这句话,概述了整个故事的内涵。约翰·斯图亚特·密尔^[3](John Stuart Mill)在1848年非常精当地解释了这一观点,他说:“你仅可轻触黄金,但勿紧握之,以免有伤及之虞。”的确,黄金是矛盾的统一体。人们相信,黄金可提供有益的庇护;而一旦操之过度,则会成为祸起的源头。

许多国家搜集黄金,为的是获取对他人的支配;但其未曾料想的是,黄金却控制了他们的命运。隐匿于彩虹尽头的黄金,是人们心目中幸福的源泉;而矿藏底层的黄金,却似采自地狱。黄金激扬了人类某些最伟大的成就,也诱发了某些最为丑恶的罪行。当我们以黄金来象征永恒时,黄金将赋予人们以高贵的品性——忠诚、信仰、礼仪;当黄金被视为生活中无尽的欲求时,它将驱使人们步入毁灭的深渊。

黄金这种最为神秘的矛盾性特征,来自其金属自身。黄金的可塑性如此之强,以至于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将其锻造为各种形状;即使是最为原始的初民,也可用黄金制造精美的器物。而且,黄金恒定不灭。人们可以将其敷于任何物体之上,或铸造为任何形态,却不能使之消失于无形。铁矿、牛奶、黄沙,甚至计算机视屏上的影像,都可以被化为截然不同的、难以与初始状态相辨识的东西。但黄金却非如此。每一块金币,反映出相同的品质。金质的耳环、壁画上金色的光环,以及美国官方藏于福特·诺克斯堡^[4](Fort Knox)的被称为“甜饼罐”(Cookie Jar)中的金块,都是源自同一素材。

尽管黄金使人产生了难以言尽的迷恋和困扰,但究其本质而言,黄金却是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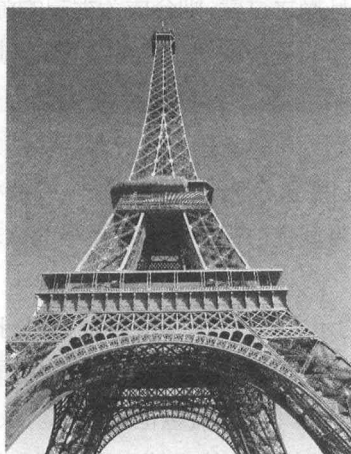
[1] 古希腊抒情诗人。——译者注

[2] 宙斯,古希腊奥林帕斯(Olympus)十二主神之一,众神之王,至高无上的主神。宙斯是天神克洛诺斯(Cronus)与瑞亚(Rhea)所生的最小的儿子。为反对父亲,宙斯与其兄、姐并肩作战。经过十年战争,在其祖母——大地女神该亚(Gaea)——的帮助下战胜了父亲,并将其押送到大地的最底层。从此宙斯成为宇宙的统治者。宙斯在古罗马神话中的名字是朱庇特(Jupiter)。——译者注

[3] 19世纪英国政治哲学家、经济学家,又译为穆勒。——译者注

[4] 位于美国的肯塔基州,是美国国库黄金存放地。——译者注

为单纯的。黄金的化学符号——Au,源自“Aurora”,其意思是“光彩夺目的黎明”。但抛却“Au”所富含的迷人的魅力,黄金的化学成分则极为稳定。这就是黄金为何闪耀着永恒光泽的原因所在。埃及的开罗保存着一副4 500年前古代埃及人的金质的假牙齿桥,其完好程度仍能适合今人使用。黄金的密度极高。1立方英尺的黄金即重达0.5吨。在1875年,据英国经济学家斯坦利·杰文斯(Stanley Jevons)观察,伦敦银行清算所(The London Bankers' Clearing House)每日所交易的2 000万英镑,若以金币支付,则重达157吨,“需80匹马作为驮载运输工具”。黄金的高密度,意味着即使非常少量的黄金也拥有极高的价值。金



埃菲尔铁塔的底部(如果全世界已开采的黄金堆集在一起,
其总体将相当于埃菲尔铁塔的底腹空间)

黄金的可塑性有如灰泥。威尼斯金质眼镜,就是以被捶打为五百万分之一英寸厚度的黄金敷制而成,这一过程就是著名的“贴金箔”(Gilding)。有关贴金箔的一个罕有的创意,是古埃及托勒密二世(公元前285~公元前246年)在一次节庆狂欢中,让一头来自其动物园的北极熊引导狂欢队伍,而走在北极熊前面的一群人,扛载着一具180英尺高的贴着金箔的男性生殖器!人们可以将1盎司的黄金打造成50英里长的金丝,或者,如果愿意的话,也可将其打造成100平方英尺的薄片。

与地球上其他任何化学元素不同,几乎所有从古至今已经开采出来的黄金都依然留存着。今天,许多黄金装饰着博物馆里的古代神像、家具,或者以钱币的形式呈列着,有的则敷设于配有插图的手稿的纸页中,有些则在各国中央银行的漆黑的地窖中隐约闪现。相当数量的黄金,留存在人们的手指、耳朵以及牙齿

中。有的黄金,作为残留物,迄今仍然静静地安栖在海底沉船之中。若将这些黄金置入一个固体空间,则当今任何一艘巨型油轮即可容纳。其重量约 12.5 万吨。这一并不起眼的数量,相当于年产量 1.2 亿吨的美国钢铁行业数小时的产量;这一重量的钢铁,价值 550 美元,即每盎司 2 美分;但 12.5 万吨左右的黄金——按今天的估价计算——等值于 1 万亿美元。

这难道不奇怪吗? 钢铁可供我们建造办公大楼、轮船、汽车、集装箱,以及各种各样的机器;而黄金在这一方面却乏善可陈。然而,我们却赋予黄金以“贵金属”的名号。我们渴求黄金,轻视钢铁。当所有的钢铁逐渐被腐蚀而锈迹斑斑的时候,金块却依然光亮如新。而这种恒久,是我们梦寐以求的。



印加黄金

坚拒氧化、非同寻常的密度,以及可延展性——这些简单的自然品性是黄金具有浪漫传奇色彩的原因所在。甚至“黄金”(Gold)这一单词,也并非毫无根由的想象——它来源于古英语单词“Gelo”,意为“黄色的”(Yellow)。黄金并不复杂的化学质素,揭示了其为何如此瑰丽,乃至耶和华将之作为装饰教堂的首选。“你应当以纯金进行装饰,”在西奈山上,耶和华指示摩西说,“里里外外都覆以黄金,然后以金边饰之,使之宛若王冠。”这仅仅是开始。上帝指示要将家具、器物以及诸如小天使等一切东西都覆以黄金。

上帝在数千年前颁布了那些裁示。在充斥着抽象艺术、品牌牛仔、复杂的保险策略、电子化货币以及网络迷宫的现代世界，黄金又在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在传统和礼仪越发不被重视而日渐崩溃的时代，黄金还有什么意义吗？在全球经济日益为各国中央银行和各类国际机构所把持的势态下，黄金是否还具有重要的作用？

只有时间能够告诉我们，黄金作为货币储备是否确实已经无效或被湮没。但有一件事情是确凿无疑的：贪婪与恐惧的动因，以及对权力和美貌的渴求，驱使着有关黄金的林林总总的故事，不仅经久不衰，而且日渐盛行。因此，关于我们时代的许多黄金的故事，有如源出古时的传说。从可怜的、为黄金所淹没的迈达斯(Midas)国王^[1]，到每年将与其体重等重的黄金拿去送人的阿里·汉(Aly Khan)；从南美洲阴湿寒冷的矿井，到美国福特·诺克斯堡的防腐地窖；从斯基泰人^[2](The Scythians)华丽灿烂的艺术品，到美洲印加人的金饰品(Corichancha)；从孟加拉的街市，到伦敦的金融市场，黄金折射出人世间对于永生不朽的普遍向往——向往一种终极的确定性，以及对于风险的永久规避。

整个故事的基调是颇具讽刺意味的，也就是说，黄金并不能满足这种人性的探寻。诚如约翰·罗斯金所讲述的那个携金跳海的故事，人们对黄金的象征意味看得过重，黄金的光芒遮蔽了人的睿智。因耽于一时的幻想，人们迷失了自我。

以下的章节按照年代顺序进行排列。但本书讲述的既不是一部完备无缺的黄金历史，也未对其在经济与文化中的角色进行系统的分析，同时亦很难对货币及银行业丰富的历史细节做出描述。相反，我所探究的关于黄金的诸多事件和故事，它们之所以深深吸引我，是由于其展示了那种促使人类付诸行动的绝望和终极的挫败感，本书以探讨黄金神奇和富有宗教意味的品性作为开端，然后进入黄金演变为货币的历史。可是，在这一转变过程中，我们不应该忽视黄金奇异的品

[1] 古希腊神话中的佛里吉亚(Phrygia)国王，相传贪财，能点物成金。——译者注

[2] 公元前五世纪，有“史学之父”之称的希罗多德(Herodotus)，将中亚西部讲东伊朗语的游牧民族称为“Scythian”，而将中亚东部讲东伊朗语的游牧民族称为“Saka”。后者就是《汉书·西域传》所述游牧于伊犁河的“赛人”。——译者注